

仿宋本

白香山詩集

上海中原書局印行

古歙汪西亭編訂

白香山詩集

長慶集

後集

一隅草堂藏板

別集

白集補遺

上海中原書局印行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

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悞原注事其樂天與余書內始既言讀書勤

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

士按公貞元十五年舉進士年二十八十六年及第此云二十七傳寫之誤也說詳本傳注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

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

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按此序各本皆互異疑有傳寫脫誤如樂天十

六年進士第十八年登拔萃科鑿然可據此云二十七舉進士是次年登第為十

五年矣明年中拔萃是十六年矣元白書判同年校正同省又同登元和元年制

科公作元相墓志云二十四試判入等二十八應制科入三等又元集同州刺史

謝表云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是首尾凡五年蓋貞元

十八年壬午至元和元年丙戌相去正是五年若樂天十六年中拔萃去元和元

年首尾七年矣以元證白可以知諸本之誤總之舊本為妄人改盡此殆誤以及

第之年為判選之年也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道

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

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  
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  
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  
詩章相贈答會予謹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余百韻  
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  
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  
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  
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  
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銜賣於市  
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

其甚者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  
予嘗於平水市中

(原注)鏡湖傍草市名

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  
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  
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  
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  
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  
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

按舊書本傳載此序作  
二千二百五十一首

前輩多以

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  
矣因號曰白氏長慶集

按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是爲敬宗  
明年正月改元寶曆序作於長慶四年冬故曰

明年當改元即位必踰年改元禮也  
本明年下有秋字又刪去訖字矣字誤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

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

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  
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

敘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  
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  
予之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也故不盡長慶四年冬十  
二月十日微之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傳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既鏤板以行余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

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  
時事驗之陳譜亦同於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  
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為年譜  
而不編年疎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  
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幾望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  
序時年七十有五



余好爲詩尤喜讀古人書嘗以爲詩者載道之文言若  
上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  
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余合因愛讀其詩不輟乃知  
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公爲左拾  
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而足皆人所難言嘗殿中面對  
情辭切至論執強梗憲宗未喻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云云賴絳救免噫公真古之大臣以道事  
君者與而或徒以詩人目之豈知公者哉公嘗與元稹  
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  
不自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  
而發明之則爲詩又曰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  
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則公之立

言載道爲何如而豈屑屑嘲風雪弄花草以矜豔麗於  
雕章者比哉故余嘗讀公諷諭詩見兼濟之志焉讀公  
閒適詩見獨善之義焉此公所以進退出處無往而不  
自得也今香山集徧天下顧俗本多訛浸失其舊於是  
汪西亭氏重編訂而梓之旣葺事請序於余余惟公之  
賢史載之公詩之美元序詳之余能益一語乎哉惟願  
世之好爲詩如余者得公兼濟獨善之志而師之以進  
於道則於六義也幾矣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犖撰

昔人謂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  
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之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  
杜之正蓋各得其一體而造乎其極者故夫貫穿聲韻  
操縱格律肆厥排比終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  
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論至香山詩辭旨雖主於  
暢達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復能尋其斤斲之  
迹當時尤多好之者方牛李之隙贊皇且憾及香山每  
束其詩不觀劉賓客以爲言則曰見便令人愛將回吾  
心矣憾之者猶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嗚呼豈非廬陵  
所謂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謬指淺  
率不經意語爲白體甚者且拾東坡誅友之辭至以輕  
俗同譏抑又過矣今海內風雅駸駸起唐集舊本先後

流布注韓集凡五百家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  
埽蕪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富辟如營丘濬壑則日  
求增拓為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歎但能考星宿於圖  
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無所窺見  
竊嘗習聞於先生長者之言既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  
誤若目之塵翳當去務復其舊而已世之好公詩者必  
將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歙汪立名序

丙辰暮春之  
初依一隅草  
堂藏本影印

凡例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內各體詩三十七卷凡二千八百餘首此外猶有集中遺漏者可謂富矣乃宋元以來殊未見有詩集單行槧本宋祁曰居易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公與元九書反覆千餘言以自道其詩之所得力而文章顧略焉則公之自許者已有定論舉其所長不嫌略也

新唐書藝文志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按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稹勘定訖長慶二年冬合五十卷以成於長慶四年明年改元寶曆故得名亦猶之乎前集中集云爾元序具在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

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良不可解

白集相傳以郭武定本為最海虞馮定遠猶謂已失次第則其他可知春明退朝錄云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夜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摹板無異而文獻通考又云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矣竝亡可考

郡齋讀書志長慶集七十一卷晁子止曰長慶集五十

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亡三  
卷按此亦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  
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今集後無此詩然  
則今本之七十一卷又非復晁氏所論之舊矣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  
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  
後有補遺元刻既竣漫鐫白集以附行耳往往前後紊  
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為甚目與卷不  
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  
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  
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  
扭為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舛譌未易枚數今



悉從各本校正

唐音丁籤載白詩全集鹽官胡氏曰集中詩三十七卷前後爲例不一難以彙編今通照後集分體仍備注以存其舊凡編五古二十卷七古二卷新樂府二卷長短句一卷五律五卷五排六卷七律九卷半律七排合一卷五絕一卷七絕七卷合五十四卷繆戾雖稍減於馬錢二本然分體太瑣遂有一題之詩而割裂各卷者且其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蓋白詩歲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本於三年詩亦注前集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卜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